



傳  
詩  
三至四

服部文庫  
イ17  
162  
2



117  
162  
2

詩書古傳卷第三



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

召南

鵲巢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

詩書古傳

卷第三

召南

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  
曰：小國為芣，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  
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  
彫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  
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  
矣。左氏傳昭  
公元年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  
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  
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  
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

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  
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新序雜  
事篇

### 采芣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  
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蕓  
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  
用質？風有采芣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左氏  
傳隱

公三  
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

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左氏傳文公三年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云穆叔賦

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繁。曰。小國為繁。大國

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左氏傳詳見鵲巢杜預曰。義取繁菜薄物。可以薦公

侯享其信不求其厚

草蟲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

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左氏傳襄公二十七年。杜預曰。草蟲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

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

也如此。家語五儀解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韓詩外傳第一卷

采蘋

風有采蘋采蘋。左氏傳詳見采蘋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

季蘭尸之敬也。左氏傳襄公二十八年

甘棠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絲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左氏傳昭

公二年杜預曰。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

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左氏

傳定公九年

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

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憩。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家語廟制篇韓詩外傳曰。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伯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力。

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第一卷

史記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燕世家

法言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先知篇

說苑曰。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

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貴德篇

王吉上疏曰。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

棠。甘棠之詩是也。

漢書本傳

漢書曰。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韋玄成傳

行露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



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左氏傳信  
公二十年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左氏傳襄  
公七年

韓詩外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

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

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

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第一卷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鄭，夫家禮不備

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

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

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

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

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

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為得  
煩道之宜。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  
有淫慾之行者焉。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申女  
之謂也。列女傳  
貞順傳

羔羊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  
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  
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嘗過吾子。其少安。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  
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

也。衡而委蛇必折。

左氏傳襄  
公七年

谷永上疏曰。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云臣  
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  
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  
公之節。宜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不忽於羔羊之  
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  
陛下留神考察。漢書薛  
宣傳  
朱邑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  
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  
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

奉其祭祀。漢書朱邑傳

顯標有梅食自公主顯代之交東師之顯可勝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

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

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

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句也。先君

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左氏傳襄公八年杜預曰

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與女色盛則有衰。眾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

赴。

小星

韓詩外傳曰。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

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

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

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

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

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

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

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第一卷

野有死麕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云子皮賦

野有死麕之卒章左氏傳詳見勸巢杜預曰野有死

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騶虞

墨子曰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五辯

新書曰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

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

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

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

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

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為人

臣者亦若此而已禮篇

詩書古傳卷第三終



崩。三監畔。周公誅之。蓋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

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凱風庸曰。在浚之郊。

于旄邶又曰。亦流于淇。泉水河水洋洋。顏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

庸曰。送我淇上。桑中在彼中河。柏舟衛曰。瞻彼淇奧。

淇奧河水洋洋。碩人篇○地理志

柏舟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

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

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左氏傳襄公三十一年

孔子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禮記詳見大雅洞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云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

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彊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

誅者以七子皆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家語始誅篇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

殞厥問文王也孟子盡心下篇

韓詩外傳曰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

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

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

顯則士耻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

非士之耻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

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

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

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

尊貴及己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

之士吾亦為之故阨窮而不憫榮辱而不苟然後能

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此之謂也第一卷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

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

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



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韓詩外傳第一卷純按匿莊子作隱韓詩外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

也雖不能盡乎美著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第一卷

韓詩外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和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皦皦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第一卷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

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韓詩外傳第一卷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

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為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韓詩外傳第九卷

新書曰。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小大。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容經篇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

武為移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鈇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新序節士篇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

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也。列女傳貞順傳劉更生曰。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譖。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漢書劉向傳向初名更生

綠衣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

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左氏傳成公九年杜預曰。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躡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奕。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國語魯語下韋昭曰。綠衣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班婕妤賦曰綠衣兮白華自古今有之

漢書外戚傳

燕燕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而後

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

民民猶借死而號無告

禮記坊記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

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

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

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

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

思以勗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

列女傳母儀傳

魯公甫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李孫聞之曰公甫文伯

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

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

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

死之日官女縗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

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

良

韓詩外傳第一卷

韓詩外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

論語子罕篇

以臧。孔子曰。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遊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荀子宥坐篇。此孔子為魯司寇。舍父。子訟者時之言。荀子載其事。與家語所記大同。而荀子獨多後引。二詩之語。故此略錄其末節。家語文見小雅節南山。

韓詩外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第一卷

又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耻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庶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云。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同上又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

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為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同上又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暮年髡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齟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齟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

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大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太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闡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同上

匏有苦葉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左氏傳襄公十四年杜預



曰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必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田有心哉擊

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

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論語憲問篇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

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

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

其僕曰子懼何不及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

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

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韓詩外傳第一卷

鹽鐵論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卻強胡竭中國以役

四夷人罷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

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詩云

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

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

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結和篇

谷風

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

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

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極矣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左氏傳僖公三十三年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禮記

檀弓

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禮記詳見大雅洞酌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禮記坊記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禮記表記篇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

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取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為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况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韓詩外傳第一卷

韓詩外傳曰。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利勢。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

政強劫弱。眾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第五卷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韓詩外傳第九卷

春秋繁露曰。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美。不盡其失。詩云。

采芣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竹林篇

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為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

說苑至公篇

息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吏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詩曰。德音莫。

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列女傳貞順傳

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

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

以觀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

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

蔡姬曰。昔敝邑寡人。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

足。故一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

生同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

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

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

觀雲之  
觀一本  
作望

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

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

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

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

聞之。諸姑嬖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

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

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

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

王身。然可移。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

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

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為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者之遊樂。吾特戲之耳。若將必死。是益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越姬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王之弟。王弟不聽。王薨於軍中。時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閻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焉。君

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有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

姬之謂也。

列女傳節義傳

王陵之母。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宰。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之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

宰一本作象

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列女傳  
節義傳

漢元帝初元五年夏四月。有星孛于參。詔曰。朕之不  
逮。序位不明。衆僚久廢。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  
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廼者關東連遭災  
害。飢寒疾疫。夫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其令大官母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  
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  
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賜  
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

匹。第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

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

同產之令。令從官給事。宮司馬門者。得為大父母父

母兄弟通籍。漢書元  
帝紀

谷永曰。古者穀不登。虧膳。灾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

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抹之。論語曰。百姓

不足。君孰予足。漢書  
本傳

式微

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手。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  
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

賦式微乃歸。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杜預曰式微曰式微式微胡不歸義取寄寓之微陋勸也公歸也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  
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傳母閔夫人  
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  
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  
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  
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以離於婦道乎乃  
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一不違婦道  
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列女傳貞順傳

旄丘

呂氏春秋曰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  
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  
願與君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於  
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  
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  
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  
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  
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  
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



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耶。重言篇

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破。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捐。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為。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第一

卷

八春林曰。薛王六。五平不難而致。謂如公賈人

又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

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說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說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說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同上又曰。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前。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

人則名聲尚尊。稱為君子矣。詩曰：何其處兮，必有與也。第九卷

簡兮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營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郕人紂扶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左氏傳襄公十年呂氏春秋曰：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

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先己篇淮南子曰：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繆稱訓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

泉水

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  
 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  
 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  
 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  
 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  
 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  
 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左氏

北門

韓詩外傳曰。仁道有四。礪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

有德仁者。有礪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  
 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  
 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  
 者也。寬而容眾。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  
 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  
 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  
 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  
 礪仁者也。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礪則其  
 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下隨  
 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

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殫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第一卷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沈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韓詩外傳第一卷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己者。爽行也。上不己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殫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

詩書世傳  
為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同上

靜女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左氏傳詳見。召南甘棠。

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韓詩

外傳詳見。雄雉。

二子乘舟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

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新序節士篇

詩書古傳卷第四 終



